

月光,温如瓷,薄似霜,轻若鸿毛,颜与处子之肤相仿,声和箜篌余音相近,形同盈溢之井,半满悬弓,新婚娥眉。数株枝丫旁逸斜出铁画银钩般的苦楝树和榆树直愣愣地刺破月光后泻下一地横七竖八泼墨画模样的影子站在窗外和我这个守夜的人相对视。我不禁汗涔涔,呼吸急促,嘴唇翕动,宛如身处浸没的深水,乱风的崖颠,仿若独自走在蓝漆剥落的吊灯下悠长空寂的土墙小巷,感受到日夕后一声鹤唳旋转于天际久久不能散去。

这个仲夏,唯有白月光。

黄昏,久未眠,户牖微开,月光潜入。依窗而立,窗榻外,松篁若根,稍杂生几棵无名矮树,草丛间,晚风吹拂而过,野鸟格磔,草芥微动,一斛月光倾泻在树杪,如从瓦檐悬晒新濯的白练。夜风暖且薄,似蝴蝶鼓翼,梨花凋落。这样的月光,照得人心上仿佛生了一层雪。

窗台上不知何时多了一匹青苔,月光浇灌,青嫩峥嵘,是做盆景的好料子,不过乡野处处皆是自然之景,少斧斫痕迹,去雕琢,不如任其生长。桌上的玻璃瓶中,插着母亲白日里折摘来的荷花,红粉如及笄少女的害羞脸颊,还带着池塘里水淋漓的氤氲。窗外野花花粉味,晒了一天的草木味,播散于空气中,被这月光一洗涤,反而清香浓烈,似松枝烹茗。

夏之夜,闲来无事,经史子集,稗官野史,碑帖画册,不必筛选,都可信手一一读来。北宋蔡襄有卷行书手札叫《暑热帖》:“襄启:暑热,不及通谒,所苦想已平复。日夕风日酷烦,无处可避,人生缙锁如此,可叹可叹!精茶数片,不一一。襄上,公谨左右。牯犀作子一副,可直几何?欲托一观,卖者要百五十千。”文如行云,字若流水,可消溽暑。窗前有清风朗

月,无案牍劳形,不亦快哉。

灼热之夏,蒸腾了一天的“土气”四处弥漫,似在烘烤一叠竹简,余温肆虐,燥热难耐。院坝一角的葡萄藤从乡下移植过来,清颀如瘦金体,经年后,默默在院坝上空攀爬伸展枝叶,竟然有了可观的气派,似草书,如虬龙,成了天然的凉棚,微风吹过,藤叶轻摆。院坝内,并髻边的竹席凉似冰水浸洗,仰卧,侵入骨,自是消暑的必备之器具。头陷入枕簟里,月影下的葡萄藤浑如宿墨,月色霜缟冰净。夏月之际,适合冥想和发呆,摇着蒲扇,风徐徐而来,卧看牵牛织女星,感叹宇宙之无穷,别有一番滋味。星空深邃似海,星如棋子,众神正在博弈着,斗转星移,仍旧不见胜负。乡野的星空,杂质少,就像柳宗元见到的小石潭一般,清澈,高远,看久了,让人目眩神迷,仿佛进入了梵高的《星空》世界,欲罢不能。

户外,明月相邀,清风相待,正是夜游之时。出院门,几棵野树分列两旁,清樾轻岚,蓊蓊翳翳。树间晚鸟夜莺,时而咕咕自语,时而声如笙簧,扑翅吵闹。盛夏之夜,可捕蜻蜓、扑流萤。月上柳梢头,一群孩童早就在夏月下奔跑了,熙熙攘攘,呼朋唤友。槐树枝曲折成圈,裹上檐下蜘蛛网,便可去捕捉蜻蜓。蜻蜓白天避暑,热倦了,飞累了,常常聚集在槐树之上,作飞翔状,一动不动。孩童眼疾手快,一扑一个准。女娃们更喜欢去扑流萤,裁剪旧蚊帐作萤囊,捕捉那飞舞着的星星点点亮光。萤火虫或飞入草丛,或飞入树林中,他们像是白天扑蝴蝶一样,不一会儿,便脸色红润,汗津津,好不快活。

院门外,左边为荒圃,右边是一条小巷。荒圃似一方天地,囿于一处,适合静下来,看草木枯荣,伤感韶光易逝,人生无常。

J

月光城 散文

寂静之地 (其一)

王光龙

而小巷,月光下,逼仄成一条二三十米长的甬道小径,青藤植物攀爬两侧高墙,夜涉成趣,月光高悬,高墙的影子成大牙状,为这条小径镶了黑色花边。这条小巷,要徐行,需慢走,这是一条通往寂静之地的小径,我几乎是碎步而行。人行巷内,浴月光,踏月影,张岱言“月光泼地如水,人在月中,濯濯如新出浴”,说的即是。

一个人行走在这月光下,影随人动,人随月走,对影成三人,也不甚寂寞。一片月光,一条小巷,对于一个夜游的人而言,踟躇,踟躇独行,彷徨,哀叹,仰头一轮清月挂在苍穹,俯首影如剪纸,被世俗之线牵着走,像木偶。我愈发相信月光是一位悔教夫婿觅封侯的痴情新妇,醉卧沙场的豪情壮志都被她蹙黛垂眉的哀怨一点点融化。四季轮转,时光似少女,开奁试胭脂,肌肤吹弹可破,画眉深浅,媚态可掬。只是这片月光,冷若冰霜,模样也从铁线勾勒变成了没骨晕染,愈加让人看不清,捉摸不透,像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恋爱。

这乡野之处的月色可吸,沁入心脾,清凉一夏。月色朦胧,披在身上,如锦衣夜行,心事不与人知,却又怕人不知。人间自有寒暑,月光却本无冷暖。月光如纱似水,伸出手,薄薄地盛在掌心,宛如一场凤梦。

木窗外,能见低矮土丘,出了小巷,左拐,便是。四野空旷,平畴好几里,邻村的屋舍可见,不远处路两旁的树林如烟染。我登上土丘,皓月高远,月影深远,土地平远,月光遍洒,迎风而立,我不禁对月舒啸,一吐幽情。蛙鸣齐奏不歇,此起彼伏,稻禾摇

曳,香气扑鼻。风吹树林,从井田外传来,似有颀颀相应和。月光光,亮晃晃,照在我赤裸裸的心境上,我遥望着远方,恰似明代张灵《招仙图》中一位莲步蹇缓的仕女,且行且顾盼流连。皓月当空,石桥边荻芦轻摇,我的面前仿佛也有一片海,黑魇魇,月光荡漾,却不见摆渡人。忽有人轻声哼唱:“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似有青琴相伴奏。我回首张望,寂寥无人,只有一阵风,从遥远的幽深处吹来,暖暖的,轻轻的,扑面而来,似在赶路。

月光淡如素笺,妙手丹青怕是也难以细细描摹。我站在暑气萦绕的月光下,一切的景物虚无缥缈,像是滤过纸窗的晨曦。一切的事物恍如墟里烟,朦胧不辨牛马。一切的人物已如昨夜待客的茶,腾腾热气渐消,浑如窗上冰花,再看已是老眼赏花之年。

徘徊在月光里,每走一步,踩在月光上,就像踩在昔日的时光上,软绵绵的,亦幻亦真,仿佛是进入了太虚幻境,无需引路人。其实,我也知道,这一方乡野之处的寂静之地,早已成了我寤寐之际的游离之所。我在月光中一遍遍折回到瓦屋内,成了回乡的烂柯人,把经年的记忆叠放在木窗前沥水,让这盛夏之夜的月光晾晒,等到它们像叶子一样被风干,变得焦脆,便藏于书页中。我戳上印泥,脱下青衫而离去。多少年后,当我曳杖而归,不时地翻阅,忽然发现有“书鱼”游走,似昨日灼灼桃花已然枯萎成泥。这片寂静之地终究成为了时光的赝品。

知否知否?茫茫天地一沙鸥。

卧游,最早是魏晋那些文艺老青年和哲学公知干的事。苦于当时交通简陋闭塞,有诗没远方,无法寄情万重山水,可把他们憋坏了,情急之下就搞出了个卧游的名堂。单从字面意思看,好像是躺在家里也能玩耍。其实不然。流通于魏晋文化界的“卧游”,特指在书房里、桌案旁,借山水画寻找甚至体悟自然万物之真理之精华。

南北朝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这样自言自语:“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游,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瞧瞧,卧游养的是心,不在真山水与否,心不静,虽身临其境也难以澄怀。

后来交通发达了,卧游却没有被抛弃,甚至成了思考的方式,成为中国艺术史、美学史中

的一个重要命题,被后人用以表达同样的感受和体验——再怎么样的美景,我不羡慕你,卧游之境界比之身临其境,更高雅。

元代的倪瓒便说了,“一畦杞菊为供具,满壁江山入卧游。”清代的纳兰性德也说了,“云中锡、溪头钓、涧边琴。此生著几两屐,谁识卧游心?”千百年来,甚至还出了不少卧游主题的画作,比如《潇湘卧游图》《江南卧游册》等,以及卧游主题的著作《溪山卧游录》等。

试想,手持一卷山水画册,展卷阅读,虽足不出户,但山水秀色,尽得饱览,何其欢乐也。历朝历代的文艺青年们,闲暇时摒除一切杂念,饮酒弹琴,铺展画卷,独自欣赏,坐在那儿仔细观察四方的山水。画面上所描绘的幽远意境,使他们仿佛置身尘埃不染的

G

月光城 随笔

庚子卧游说

阿占

空山寂林之中,峰岫耸峙,云林繁密而深远,圣贤的思想辉映着古老的年代,大自然的千万种旨趣融合,陶冶着他们的精神,引起无限遐思——有这样的艺术享受和境界,谁还愿意花那冤大头的差率费啊!

话说庚子年也是卧游的大好时机。宅了俩月,各种心慌长草,四肢痠痛,唯卧游人是不亏的。他们读书,听曲,把中外古今星月大海外太空好一顿卧游。春天的花期不等他们,他们已在心里赏了千百回。春分前后,杏花成海,像在下雪。宋人韩元吉的《好事近》里有杏花,“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唐人李贺的《恼公》里也有杏花,“歌声春草露,门掩杏花丛。”把这些诗句猜想几遍,卧游人

的情怀便已抵达了崂山北九水或城阳棉花社区。

那里的杏花,一阵风,一个样儿——先是饱蕾未放时的蓄红,人称“红蜡半含萼”。再至初放粉薄红轻。而杏花雨嫩,花开一定会伴随着春雨,所谓“杏花消息雨声中”。雨细才有杏花香,含蕊渐渐舒展成胭脂泪,暗香愈显清高。亟待晴空日熏,花色残白了,其实已再无含蓄。只见团枝雪繁,香气不再暗,已密聚为绯香。过了三月,便是半落春风半在枝了。不过没关系,老苍树也很有看头的,其姿态苍劲,冠大枝垂,不输老梅……

当然,关于卧游这等好事,须有一腔澄怀做标配,否则的话,还真启动不起来了。